



□肖复兴

《疯狂》是一部不起眼的长篇小说。吸引我的，第一，它是德国16岁少年本雅明·莱贝特写的；第二，它是一部关于孩子成长的小说。特意买了一本，读了它。里面出现了一个老头，叫什么名字，忘记了，但这个老头比小说主人公、那个16岁的中学生更吸引我。

夜晚，这个16岁的中学生带着一帮同龄的孩子逃离寄宿学校，来到一个叫做诺伊泽伦的车站，准备乘火车去慕尼黑，在车站遇见了这个老头。阅尽沧桑的老头一眼就看穿了这群孩子的心思。老头是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，战后就是在这个叫诺伊泽伦的地方认识了他的妻子，并在这里和她结婚。二十多年前，妻子病故，埋葬在这里的公墓里。他每隔两天都会带上一大束鲜红的玫瑰，从慕尼黑乘车到这个偏僻的叫诺伊泽伦的地方，到墓地看望妻子。

一个老人和一群孩子，在这个黑夜里，在这个偏僻一隅相遇。

老头的身世让孩子们感动，但老头教育孩子们所说的话，并不能让孩子们信服。或者说他们一时还听不大懂。老头说世界是有看、听、理解、向前走这样四种模式，劝孩子先要看看这个世界，别那么着急、那么冒失，沉住一点气，比较比较、掂量掂量，然后再选择一条稍微好一点的路向前走，并不见得非得一下子逃学，深夜前去两眼一抹黑的慕尼黑。

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这帮孩子：其实，这个世界并不只有慕尼黑，还有许多比慕尼黑更好的地方。

孩子们对眼下纷乱的生活和这个混沌的世界牢骚满腹、愤愤不平，一腔激情如潮，老头却这样平和、平淡如水，似乎只是沉浸在往事中、龟缩在现实里，还非要让他们先看看再说。这群16岁的孩子，给足了老头面子，没有当面反驳。在两人充满矛盾的沉默中，火车抵达慕尼黑。

老头说得对，只有在看和听之后，才会有理解和向前走

这最后一步关键的选择。世界的模式就是这样，谁也逃不脱，别想如下跳棋一样，可以一下子跳出几步，更别想能够像孙悟空一样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直接向前飞到你理想中要到的方向和地方。

当夜，那群逃学的中学生在慕尼黑喝得酩酊大醉，举目无亲，危难之际，是老头开车连夜把他们送回学校。在幽暗的夜路上，老头再一次对他们说到世界的这四种模式，告诫他们：你们还年轻，现在能够做的一切，就是观察、等待、再观察，看看、听听，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到你们的身上。别急，你们还远没有到我这样的年龄。生活，不会总是这样的。世界上，也不是只有一个慕尼黑可以去。

孩子们喝醉了，一时听不进也听不明白老头的话。他们不以为老头是他们的老师。我像他们一样年轻时崇拜的保尔·柯察金，还有他信奉的导师朱可夫呢。而这些孩子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导师乃至信仰，自然听不进也不信服老头的话。

很多话，像肉一样，需要时间的炖煮，才能熟，才能烂，才能吃，才能消化，变成营养。或许，他们一门心思就认准了慕尼黑一个地方，那是他们可以逃避眼前生活的掩体，是他们梦想的伊甸园。他们想不到也不会认同老头愿意去的那个叫做诺伊泽伦的地方。没错，在小说里，慕尼黑是一个象征，诺伊泽伦也是一个象征。返校的途中，车子驶经诺伊泽伦时，一闪而过，只有老头心里微微一颤，那帮孩子昏昏沉沉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也渴望去的地方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理想和幻想的地方。想想我们这一代人，16岁的时候理想和幻想的地方是五湖四海，也曾雄心壮志，要闯荡世界。那时候，没有老头开车把迷途的我们送回家。

16岁的我们，如今变得和这个老头一样老。16岁逃学的他们，有一天也会变得和这个老头一样老。老头还有他可去和要去的诺伊泽伦，我们有这样属于自己的诺伊泽伦吗？孩子们，你们有吗？

□雪樱

“新闻结束的时候，小说开始了。”众所周知，马尔克斯的很多小说始于新闻。历经十五年淬炼的毕飞宇新作《欢迎来到人间》也是始于一则医疗新闻，他手中的那支金笔再次幻化为手术刀，“把一团乱麻清晰地讲述出来，精确流畅”（李敬泽语），深入剖析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症候，触发新的思考和爱的救赎。

故事的梗概很吸引人：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连续出现六例死亡，全部来自肾移植病人的并发症感染。主刀外科医生傅睿在遭遇第七例病人田菲的死亡后，陷入了现实和精力的双重危机。然而，围绕着生与死，整个世界却展现出另一重翻云覆雨的面貌。死亡病例好比“文学黑洞”，把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困境和盘托出，牵出医患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原生家庭、科室关系等。一个人物是否立得住，关键看心理层面的精准刻画，毕飞宇是这方面的高手。且看小说开篇傅睿出场，作者用了较长篇幅介绍第一医院的地理位置，户部大街、米歇尔大道、千里马广场、第一医院泌尿外科，以迂回曲折烘托出人性复杂：“傅睿不喜欢说话，别人聊天他似乎也不反对。你说你的，他睡他的；或者说，你说你的，他想他的。要是换一个地方，傅睿这样的脾性是很容易被大伙儿忽略的。”内向、寡言、中庸，一个唐·吉珂德式的知识分子形象，如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所说：“傅睿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他努力做别人眼里的孩子，而是他一直不知道，自己除了是别人眼里的孩子还能是谁。”

一气读完全书会发现，治病救人的傅睿原来也是个病人——他的病态暗合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，他的空虚和无力指向现代人的心理痼疾，包括当下很多人面临的抑郁症。那么，他是如何寻找出口的呢？一起死亡案例引发的“连环案”由此拉开大幕，形形色色的人物悉数登场，傅睿与王敏鹿、傅博与闻兰、郭栋与东君、面团与子琪、老赵与爱秋、田菲与父亲、小蔡与胡海，以及护士安荃、保安小骆、培训同学郭鼎荣等。“男一号”傅睿是全书的灵魂，所有的情节都是因他展开。“田菲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澈，有些无力，又有些过于用力。她用清澈的、无力的目光如炬，穿透傅睿的身体，既是追问，也是审判。少女田菲之死成为全书的“扳机点”，叩响一个人的灵魂之问。

巴赫金说过：“人任何时候也不会与自身重合。对他不能采用恒等式：A等于A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想告诉我们，人性的真谛，似乎出现在人与其自身这种不相重合的地方，出现在他作为物质存在之外的地方……”毕飞宇塑造的傅睿是一个极具共性特征的“好人”形象，与梁晓声《人世间》里的周秉昆不同，傅睿代表知识分子阶层，扮演着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医生的多重角色；同时，也有别于张炜《河湾》中的主人公傅亦街，傅亦街最终选择回归自然，而傅睿身陷其中不能自拔。当肾移植病例失败，他的精神纷乱如废墟。当年，敏鹿和傅睿第一次见面时，“傅睿的眼睛是多么好看哦，目光干净，是剔透的。像玻璃，严格地说，像实验室的器皿，闪亮，却安稳，毫无喧嚣。”他是负责的好医生，曾两次深夜去患者老赵家回访。然而，当发生袭击事件，护士小蔡见义勇为，引出了一系列错综交织的事情。

书中有一个关键词“痒”——“痒”是多么奇异的一个东西，像原子，可以裂

变，也可以聚变。”又说：“痒，它丧心病狂了。它们密密麻麻，在傅睿的后背上汹涌澎湃。尖锐，深刻，密实，猖狂。”与小蔡在咖啡馆包间约会，他请小蔡挠痒，“痒不是别的，它类似于爱情，它从不在这里，它只在别处。”很快，后背挠痕被妻子敏鹿发现，视作“有外遇”的证据。无独有偶，习惯被妻子爱秋每天投喂药物的老赵，无意间发生出格行为，在保姆明理的臀部拍了两下，事后坦白忏悔。两者比较，形成互文关系，更加凸显了傅睿的复杂心境和手足无措。痒是表征，疼是具象。不得不说，小说语言很毕飞宇，“他活着。是什么让他活着的呢？当然是疼。不是他不愿意放弃疼，是疼不肯放弃他。——多种多样的疼，深入的疼，隐藏的疼，剧烈的疼，无休无止的疼，一阵一阵的疼，酸疼，下坠的疼，亢奋的疼，扩散的疼，犹豫和鬼祟的疼，没头没脑的疼，发射的疼，凝聚的疼，突发的疼，吞噬的疼。”如果说由痒及疼是内在的变异，那么，痛苦则是精神的坍塌。就在傅睿一次次被推到镁光灯下成为公众人物，先是医院通过报纸进行专题报道，后来参加培训班被树为典型，他的精神忍受抵达极限。在“观自在会馆”偶遇小蔡与商人胡海的婚礼，“他再也想不到小蔡会这样，不能接受。——她堕落了，就在傅睿的眼皮下，她竟然堕落成这样！”傅睿喝了很多酒，以浇心中块垒，期待脱胎换骨，“他渴望着借助于刚才的灵魂出窍把他身体的内部全部吐出去。”与此同时，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小蔡，让她重新做人：“你把你的生命弄脏了，你需要一次治疗，治疗！”他通过对小蔡的救赎，完成自我内部的更新和疗愈，他救起的是失重的自己——从悬浮的现实回到斑斓的人间。

毕飞宇自称：“我得让中国的当代心理以汉语的形式，从我这个160斤的身体里捋一遍。”小说是外衣，救赎是内核，他不过是文学的名义用心导演了一出现实主义的荒诞剧，其悲剧的底色和精神的失衡构成对现代人生活的一种镜鉴。除却布局、构思、语言，毕飞宇最擅长编织“迷人的细节”——细节的元气淋漓，把圆形人物立了起来，丰满、立体，使故事情节真实感人。比如，小蔡打点滴进针时习惯把口罩摘下来，“也不是真的摘下来，而是挂在右侧的耳朵上，然后，伸长了脖子。她的嘴巴是张开的，不是用鼻孔，而是用嘴巴去呼吸。小蔡的胸部相当挺，这一来小蔡的呼吸就不再是呼吸，更像喘，整个胸脯都联动起来了。”寥寥几句，生发别样的审美。

再比如，傅睿和同事郭栋两家相约去西郊农家乐，这并非闲篇，场景切换最见作者“野心”。以郭栋的“草莽相”映照傅睿的“贵族相”，郭栋与安荃的婚外恋、傅睿和敏鹿的隔阂、面团和子琪的嬉闹，以及东君怂恿敏鹿买别墅等，都在强化傅睿的“好人”矛盾冲突。作者笔触一荡，闪现傅睿的童年往事，五年级下学期因做错题被扣分放弃吃基围虾，母亲剁鸡弄破手而他表现冷漠等等，如人性切片映照出性格缺陷。当然，老傅的虚荣、闻兰的市俗、爱秋的软弱、老赵的依从，都在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信息——置身大时代背景下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症候，毕飞宇就是以傅睿为模特做典型剖析，直面现实，实现由内而外的精神涅槃。

“生命兀自汹涌，欢迎来到人间。”每个人都有被遮蔽和被隐藏的一面，当物欲膨胀不断满足自我的时候，不要忽略精神的清洁和更新，因为后者才是我们活着的根底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一个名叫诺伊泽伦的地方